諸子平議

序目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德清俞樾譔樾有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已自爲序錄矣及諸子平議成又序其端曰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雖以申韓之刻薄莊列之怪誕要各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如後人勦竊陳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書往往可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故讀莊子人閒世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卽抴之叚字謂牽引也而詩七月篇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之義見矣讀賈子君道篇曰文王有志爲臺令匠規之而詩

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之義見矣讀管子大匡篇曰臣祿齊國之政而知何書今文家說大麓古有此說讀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恩衛葆而知春秋左氏傳齊人來歸衛俘字誤不誤讀商子禁使篇曰騶虞以相監而知韓魯詩說以騶虞爲掌鳥獸官亦古義也讀楊子吾子篇曰如其智如其智而知論語如其仁如其仁非孔子之許管仲以仁矣讀楊子五百篇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而知僞孔傳哉生魄之誤讀商子賞刑篇曰昔湯封於贊茅而知皇甫謐謂湯居穀熟之非讀呂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閉地陽氣且泄而知月令以固

而閉地氣沮泄之文有奪誤也讀淮南子時則篇曰大禱祭于公社而知月令大割祠于公社割乃周之誤字周乃禂之叚字禂祠即禱祭也凡此之類皆秦火以前六經舊說孤文隻字尋繹無窮烏呼西漢經師之緒論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叚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屛置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顚到錯亂讀者難之樾治經之暇旁及諸子不揣鄙陋用羣經平議之例爲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今錄其目於左方

管子平議六卷

賈子平議二卷

淮南內經平議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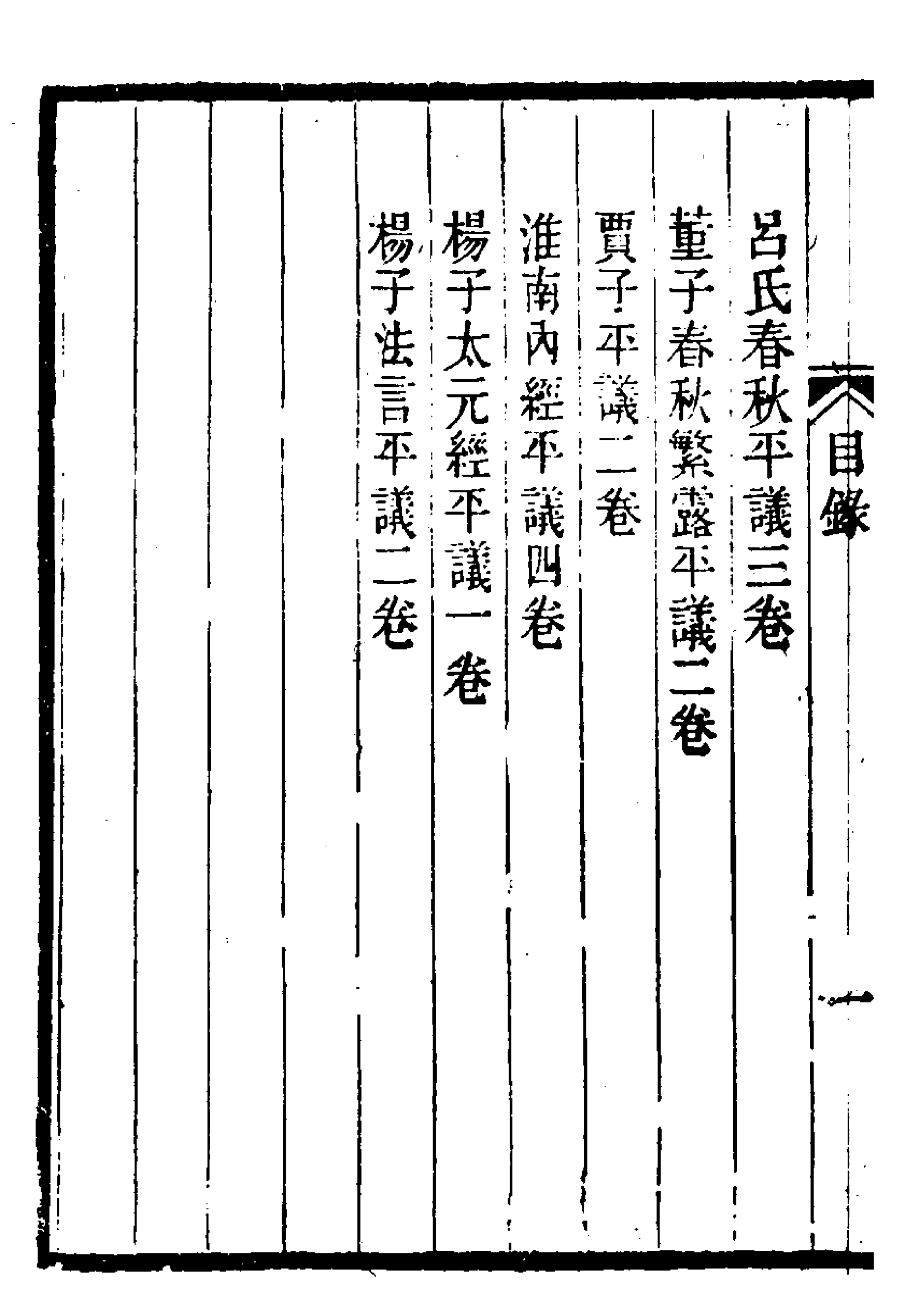
楊子太元經平議一卷

楊子法言平議二卷

是書也成與羣經平議同置匧中未出也及羣經平議刻成而此書亦遂不自祕稍稍聞於人諸君子聞有此書乃謀醵錢而刻之經始於强圉單閼之歲至上章敦牂而始觀厥成葢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也詩不云乎無德不醻輒仿漢人碑陰之例書其名字焉曰潘君霨字偉如曰李君鴻裔字眉生曰吳君煦字曉帆曰

吳君雲字平齋曰郭君德炎字日長曰劉君佐禹字洽卿曰沈君瑋寶字書森曰陳君其元字子莊曰馮君渭字少渠烏呼成書難傳書不易諸君子之刻此書將謂此書足以傳乎抑愛樾而姑以徇其意乎樾固不足以知之

諸子平議目錄



諸子平議卷一

德清俞樾

管子一

守國之度在飾四維　牧民

樾謹按禮義廉恥非由修飾飾當讀爲飭詩六月篇戎車既飭毛傳曰飭正也飭四維者正四維也飭與飾古通用易雜卦傳蠱則飭也釋文曰王肅本作飾禮記樂記篇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復亂以飾歸並其證矣

順民之經

樾謹按順當讀爲訓訓民之經言教訓其民之道也古順訓通用尙書洪範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微子世家訓並作順是其證

不瑋兩原則刑乃繁

樾謹按尹注云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尹氏據上文以說兩原是矣讀瑋爲章未得其字瑋乃墇字之誤說文土部墇擁也經典多以障爲之呂氏春秋貴直篇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高誘注曰障塞也障塞卽墇擁也此云不墇兩原正與呂氏春秋所云障其原者同義若

非誤作琙亦必改而爲障矣

毋曰不同生

樾謹按生與姓古字通哀四年春秋經公孫姓釋文曰姓本又作生然則同生猶同姓也詩杕杜篇不如我同姓毛傳曰同姓同祖也尹注謂不與汝同家而生未達古義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樾謹按政當作正詩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禮記緇衣篇作不自爲正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名政徐廣曰政一作正是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可置以爲

正者可置以為長也與上文可立以為長下文可奉以為君文義一律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形勢

樾謹按祈當讀為𧖴說文血部𧖴以血有所刏涂祭也周官或以幾為之犬人職凡幾珥沈辜是也或以刏為之士師職凡刏珥是也或以祈為之肆師職及其祈珥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肆師之祈故書作幾小子之祈鄭云或為刏是知祈為叚字矣依說文正當作𧖴凡作幾者𧖴之省凡作刏者音同也陸德明云刏音機也鄭注於士師職云刏衈釁

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此云祈羊正毛者曰刉也尹注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北宋本作耳羊以祭耳卽衈之壞字蓋以衈釋刉也刉衈雖有毛羽之別然散文亦通山海經中山經云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郭璞注曰刉亦割刺之名夫雞豚竝言刉是刉衈通稱之證尹注以衈羊釋祈羊未乖古義因衈壞作耳後人遂臆改爲烹并祈字之義而亦晦矣

銜命者君之尊也

樾謹按銜命形勢解作銜令其解曰令出而民銜之此作銜命雖於義亦通然非管子原文矣當據解訂

正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樾謹按形勢解曰所謂抱蜀者祠器也宋氏于庭據公羊祠兵左穀作治兵謂祠器即治器又據方言蜀一也謂抱蜀即老子所謂抱一其說祠字是矣至抱一之說終有未安抱一可謂之治道不可謂之治器一也影宋本弟一卷音釋曰蜀音猶朱謂猶乃獨字之誤是固然矣然蜀不當音獨二也竊疑管子原文當作抱㯮㯮卽櫝字也詩葛生篇傳韣而藏之釋文曰韣本作㯮又作櫝是韣㯮櫝三字通用古者國之

寶器皆櫝而藏之故論語曰龜玉毀於櫝中而陳國所分肅愼氏之貢亦藏於金櫝事見魯語抱櫝不言而廟堂既修者言有德之君但謹守宗器恭默不言而廟堂之上已無所不治也櫝字經典罕見故須音釋朱本音獨正爲櫝字作音自字壞作蜀遂不可曉矣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

樾謹按尹注曰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此未達問字之義也問猶言也廣雅釋詁言問也言爲問故問亦爲言飛蓬之問猶飛蓬

之言也形勢解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然則蜚蓬之問即無度之言問字之義於此可見矣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樾謹按尹注曰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此未達裁字之義也裁讀爲材文選長笛賦裁已當遒便易持李善注曰裁或爲材是裁材古通用國語鄭注曰材兆物韋昭注曰材裁也材可爲裁故裁亦可爲材裁大者衆之所比謂材質大者容物必多也形勢解

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裁字並當讀爲材謂天之材大地之材大人主之材大也若從尹注訓裁爲斷不可通矣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樾謹按此何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

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夫令人貴美而懷歸不得云美人之懷卽尹注之誤同雖道知管子原文必不如是當據後解訂正

暮戒勿怠後穉逢殃

樾謹按旣勿怠矣又何逢殃之有勿疑夕字之誤暮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暮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樾謹按賓讀爲擯古字通用尚書堯典賓于四門鄭

注以贊爲攅是也老君衣冠不正則攅者亦不肅若上文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矣

生棟覆屋

樾謹按生當讀爲笙方言曰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細貌謂之笙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權修

樾謹按刑當作形孝經形于四海釋文曰形又作刑荀子彊國篇刑范正注曰刑與形同成相篇讒夫弃之形是詰注曰形當爲刑是形刑古通用也惡之有形與喜之有徵文義正同尹氏解喜之有徵曰徵驗

也必有恩賜以驗見喜無空然矣則惡之有形義亦然也韓非子難三篇引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是其明證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

樾謹按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外見魯峻碑化字隸書或作氺見夏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上好詐謀閒欺

樾謹按尹注曰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然隔礙與欺誑判然兩義恐非閒欺並言之本旨閒當讀爲姦昭二十二年經文大蒐於昌閒左穀並同而公羊作昌姦是其例矣

道塗無行禽立政

樾謹按尹注曰無禽獸之行此曲說也禽獸之行謂之禽行已於文義未安况倒其文曰行禽乎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是禽與囚同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

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赭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

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

樾謹按無隱治與無蔽獄同義周官小宰職曰聽其治訟司市職曰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職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公羊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休解詁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

也是古人以治爲訟之證然則隱治與蔽獄一也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樾謹按尹注曰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此注於義未安大德之人何至包藏禍心乎羣書治要引此作大位疑亦後人以意改之未足據也大德不至仁仁乃人之叚字謂雖有大德而獨善其身不能及人也下文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即承此文而言惟不至人故不得衆人即衆也

草木不植成

樾謹按植本作悳古德字也德與得通易升象傳君

子以順德釋文曰德姚本作得詩碩鼠篇莫我肯德呂氏春秋舉難篇作莫我肯得並其證也此云草木不憓成卽草木不得成以憓爲得猶以得爲德耳字壞作直因誤爲植失其義矣宋本竟改作得則又非管子之原文也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致于鄉屬于字衍文然此文實非止衍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

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𠂤宀交覆深
屋也𠂤猶衆也以屋覆衆是官之本義爲館舍字也
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爲引申義所奪乃别製从
食之館字說文𠂤部有官食部有館岐而二之殆非
矣故古書每以官爲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
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屨注曰官
謂朝廷治事處皆卽館字也此文官字亦然遂于官
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
之中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既布乃致
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卽致令于君則

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即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既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轉展相加遂成此誤矣又按戒篇曰進二子於里官尹注曰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聚賢必自里尉遊敬令里官進二子將嫌別而用之夫管仲隰朋皆國之大臣乃令里官進之不亦褻乎且果如此當云令里官進二子不當云進二子於里官尹注非也官亦即館字里字亦後人不得其義

而妄加也此所謂官正鄭君注玉藻所謂朝廷治事處者桓公進二子於官再拜頓首誠重之也後人不達古訓率意增益或爲鄉官或爲里官大可笑矣

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檝蘿按當作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足字與民字相似而誤所字衍文

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乘馬

檝蘿按正不正句上正字乃衍文也此承正地者而言不正則官不理卽謂地不正也今作正不正不可

通矣蓋涉上句長短大小盡正而誤疊正字耳下爵位章云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理不正句亦衍理字此承爵位正而言不正則不可以治即謂爵位不正也今作理不正蓋亦涉上句然後義可理而誤疊理字耳兩文一例其誤亦同皆宜訂正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

樾謹按太平御覽資產部引此文作百利得乃後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也管子之意本謂百貨賤則百利不得於是人人竭其智力以求利而百事反因之治

下文云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正申說此文之義百利不得則謀慮從此出事之所以生也又不得不盡力於所當務事之所以成也若百利皆得則轉以輕傲而失之矣後人不達此旨疑百利不得何以百事能治遂妄刪不字然貨賤何以得利其說殊不可通孫氏星衍王氏念孫反以爲是由未詳繹下文故耳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

樾謹按尹氏於三十三下出注曰三等其下者曰季是誤以季絹三十三爲句失其讀也此當以九字連

讀謂季絹三十三制而當黃金一鎰也儀禮既夕篇
贈用制幣鄭注曰丈八尺曰制

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

樾謹按與讀爲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
是古字通也舉民數得亾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
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
謂記錄之也是其義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

樾謹按十仞當爲一仞一仞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
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仞則太縣

絶矣其說更詳見下條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三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二則去二三三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此說是也上文云一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此卽承上而言益知上文之誤王氏但知此文十字之衍而不知上文十字之誤故其說猶未盡得也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

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樾謹按尹注以五尺見水屬上比之於山爲義解曰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不知五尺見水與上文一仞見水相對爲文尹注誠非也劉氏績曰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徙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漑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徙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漑可以比於澤

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今按劉氏所
說亦未得也十一仞見水數句王氏引之已訂正矣
至此文亦有錯誤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
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此王
氏所未及訂正也請合上文而具論之上文曰一仞
見水不大潦然則一仞見水之地所患非潦也其輕
乏之故以旱不以潦故十一仞見水十分去一至二仞
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仞見水地更高矣
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仞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
爲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

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葢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遇數目字往往錯誤春秋繁露爵國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辯見本書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旱爲潦以潦爲旱兩義顚倒故不得其解且此文惟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兩何不誤劉氏反以爲誤信古書之難讀也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樾謹按尹注曰縱其淫辟則昏愚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爲善此注非也辟卽闢之叚借字闢與閉正相對此兩句之誼卽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亦此意也管子書與老子大指每相近

若是安治矣 七法

樾謹按上文云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下文云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上下文均無安字則此安字乃語辭也古書每以安爲語辭王氏引之釋詞

引管子書凡九事而不及此葢亦誤以爲實字矣

猶左書而右息之

樾謹按息猶滅也古人文字皆先書於竹風俗通曰
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是
也書竹故可滅去以左手書之之難而右手滅之之
易其不成也必矣尹注曰息止也未得其義

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
祿也亡主則不然

樾謹按寶乃賓字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下文曰
不爲重寶虧其命不爲愛親危其社稷不爲愛人枉

其法不爲重祿爵分其威皆非世主所及乃以爲亡主殊不可曉亡疑當作良良字古作㒖闕其上半則爲亡矣襄十四年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此稱良主猶彼稱良君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樾謹按尹注曰或曰觀當爲勸然大戴記四代篇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觀字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即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說詳大戴記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 版法

桃謹按尹注曰謂順天道以種植此義非也植乃悳字之誤古德字也悳字壞作直因誤作植矣管子原文本作凡將立事正彼天悳故服法解曰天悳者天心也用官師氏職鄭注曰在心爲德觀天心之解知其字必作悳若作天植於義難通矣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桃謹按嗣讀爲司尚書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古字通也各得其嗣卽各得其司尹注曰嗣續也失之

行毆養 坳白

樾謹按歐之與養二義不倫尹注曰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時毆逐之所以養嘉穀也斯亦曲說矣歐當讀爲嘔莊子人閒世篇以下傴拊人之民釋文引崔注曰傴拊猶嘔呴謂養也字亦作嫗禮記樂記篇煦嫗覆育萬物此云嘔養彼云煦嫗覆育其義正同嘔即嫗也養即育也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

樾謹按葉字無義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字是榮字之誤蓋榮華二字義本相近故管子言秋行夏政榮行春政華而淮南子言秋

行夏令華行春令榮文雖互易義實不殊也

器成於僇

樾謹按尹注曰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此妄說也僇者㣎之叚字說文彡部㣎細文也器成於㣎與下句教行於鈔同義鈔猶眇也皆謂始於微眇也㣎聲與翏聲相近故穆字從㣎得聲而昭穆或爲昭繆穆公或爲繆公然則以僇爲㣎猶以繆爲穆矣

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

樾謹按戒一字爲句承上爲義言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所當戒也

修春秌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樾謹按食者飭之壞字修與飭義相近修春秌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以常祭食三字連讀解爲常所祭常所食失其義矣

官處四體而無禮者

樾謹按處四體而無禮者與下文立四義而毋議者相對爲文尹注以官處二字連讀解曰官處謂處官也失之

立四義而毋議者

樾謹按議讀爲儀說文人部儀行頃也廣雅釋詁儀

衰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即大姦也是以義爲俄也仳文又以議爲之立四義而毋議即立四義而毋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叚借之旨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

樾謹按三年二年之下又丟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侯既五年而會至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

及五年卽爲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適入至幼官圖十年作七年亦不可通合十年計之則爲七年就五年計之則卽二年耳今以上下文求之此皆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而使大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計五年之中止缺朔二年適當未會之前一年及既會之後一年立法周密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傳寫之誤所宜訂正

幾行義勝之

樾謹按說文入部𠓛精謹也幾卽𠓛之叚字謂精謹行義也行義二字平列賈子俗激篇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尹注謂庶幾行義者非是

交物因方

樾謹按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謂交質之物因方之有非是

出守不慎

樾謹按由延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申開守陴

死亡不食

樾謹按會乃飭之壞字上文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今亦誤作食是其證也死亡不食當作死亡不飭禮記月令篇曰飭死事即此飭字之義

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

樾謹按爲詐當作僞詐爲乃僞之叚字兵法篇作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是其證

箸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樾謹按執讀爲慹漢書陳萬年傳豪彊執服注曰執讀曰慹是其例也說文心部慹悑也悑即今怖字箸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無後患故不慹與上文審於

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患義正相同尹注謂不忪執失之

慎將宿 五輔

樾謹按尹注曰傳送貨財必慎止宿其義甚爲迂曲且上文修道途便關市皆二字平列則將宿二字亦當平列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止耳

貧富無度則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軼廣雅釋詁軼過也言貧富無度則相過軼也尹注曰失其節制非是

士修身功材

樾謹按功讀爲攻謂攻治其材藝也尹注謂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非是

修飢饉

樾謹按飢饉不當言修修乃備字之誤備俗作俻俻誤作脩又誤作修耳服法篇修長在乎任賢據後解則作備長此本書二字相亂之證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

樾謹按尹注曰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然本文無君字注義非也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

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並有其說在某某之文墨子經下篇言說在某某者七十八句蓋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珍怪其惋在文繡義並同此

毋監于讒　宙合

樾謹按毋監于讒義不可通監當讀爲啗監本從䜭省聲與啗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嚂淮南子齊俗篇荆吳芬馨以嚂其口嚂卽啗字蓋古或以監爲啗因卽監字而加口旁耳管子作監者啗之叚字淮南子作嚂者啗之俗字矣

不用其區區

樾謹按區字不當疊下文云不用其區句區者虛也可知此文不疊區字蓋即涉下文而區字相連而誤衍耳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

樾謹按齊讀爲濟荀子王霸篇以國齊義楊倞注曰齊當爲濟是其例也此言君但求正其國而無自濟其私欲也尹注非

夫繩扶撥以爲正

樾謹按說文𣥠部𣥠足剌𣥠也讀若撥此文撥字即

癶之叚字刺癶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爲對文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爲癶又或以發爲之考工記弓人曰菑栗不迆則弓不發

不依其樂

樾謹按依讀爲殷禮記中庸篇壹戎衣鄭注曰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然則管子書以依爲殷正齊言耳不殷其樂謂不盛其樂也說文㐆部曰作樂之盛稱殷

業明而不矜

樾謹按業明而不矜謂業盛而不矜也淮南說林篇

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雖廣其威可損也

樾謹按北宋本損作須然則威疑成字之誤其成可須言其滅亡可待也涉下文足以威盡焉而誤成爲威遂臆改可須爲可損矣

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

樾謹按此本作夫植之正而不謬涉上文兩失字而誤作失耳植而無能句文義未足疑有闕文

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化隨也

樾謹按美乃善字之誤上文云夫植之正而不謬不

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此云所賢善於聖人者卽承上而言不容有異文

薄承瀆而不滿

樾謹按說文水部洦淺水也字亦作泊此文溥字卽洦之叚字廣韵博字注曰古有博勞善相馬博勞卽伯勞也然則溥之通作洦猶博之通作伯矣上句泉踰瀆而不盡與此相對成文泉是水之深者洦是水之淺者因以薄爲之非注遂失其義矣

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

樾謹按無字衍文既云盡死矣不必言無涉上句云

日不食無國土而衍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

樾謹按而字並當作爲古爲字作㕥故與而字相似而誤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其證矣

諸子平議卷二

德清俞樾

管子二

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八觀

樾謹按化變而不自知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句而衍

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

樾謹按下上二字疑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萬家之衆然萬家或有盈有絀此復分別言之若在

萬家以上者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者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樾謹按及當爲服服從艮聲古或止作艮與及相似往往致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卽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士不及行當作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

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

樾謹按臣當依下文作人

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樾謹按兵字衍文也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亡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則國居而自毀矣

樾謹按古謂坐爲居如所稱居吾語汝之類是也居

而自毀者坐而自毀也猶云坐而待亡也尹注曰居然自致毀滅以居爲居然文不成義矣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 法禁

樾謹按議當讀爲俄說詳幼官篇立四義而無議者下俄者傾也邪也言法制平正而不傾衺則民不相私也尹注曰君出法制下不敢議未達叚借之旨

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

樾謹按列讀爲裂裂亦分也列裂古通用五輔篇曰大袂列即其證矣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

行者聖王之禁也

樾謹按但力事屬四字爲句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不以治職爲事而其所竭力從事者惟在互爲連屬也私王官爲何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爲句夫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人所宜行而其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富

樾謹按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絕而定

樾謹按絕猶截也釋名釋言語曰絕截也如割截也穆天子傳乃絕漳水郭注曰絕猶截也是絕截義通絕而定猶截而定謂整齊而定也詩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云截整齊也是其義矣

凡君國之重器 重令

樾謹按宋本作右國當從之右讀爲有後人不知右之通作有而疑爲君之壞字因臆改之耳

天道之數

樾謹按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己

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云天道之數猶云天道之速與下句人心之變相對爲文下云至則反盛則衰正是言天道之速也尹注謂天道數終是讀爲數且幾終之數失之

國無怪嚴 法法

樾謹按說文心部怪異也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國無怪嚴謂國無異尊與下文無雜俗無異禮一律尹注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是無怪爲一義嚴爲一義失其旨矣

祝主倨傲易令

樾謹按圭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保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

財無砥滯

樾謹按砥讀爲底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蔽湫底杜注曰底滯也故以底滯連文

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

樾謹按軒冕不下儗謂其人有善即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儗議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即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

之義也尹注曰不以下有私寵妄以斬冕有所許擬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此說殊不可通豈上有私寵即可以斬冕許擬之下有私憾即可以斧鉞誅戮之乎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樾謹按六者謂之謀當作六者爲之媒言君臣會合皆此六者爲之媒也說文女部媒謀也廣雅釋詁文同是謀與媒聲近義通禮記禮器篇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宣二年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作誰謂是爲與謂古

亦通用也

令人而不至謂之瑕

樾謹按瑕當讀爲格古字通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鄭注曰古文嘏爲格瑕之爲格猶嘏之爲格也說文人部引書曰假于上下今書作格瑕之爲格猶假之爲格也令入而不至謂之格謂有所扞格而不得達也尹注曰君臣相閒故曰瑕未合入而不至之義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樾謹按尹注以遠古卑人連讀非也上文云凡論人

而遠古者無高人焉則此文當以德行成於身而遠
古爲句句末亦當有者字今脫之耳卑人也三字爲
句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猶下文愚士也與上文無
智士焉義亦相應也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
之臣

樾謹按無論能之主當作無論能之士上文云忠臣
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
主言論能之士卽直進之士也雖分爲二句其實一
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妄改爲主非管子

之舊矣

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兵法

樾謹按此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具其形誤國

而文倒耳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

輕其産

樾謹按巧乃功字之誤王氏念孫已據七法篇訂正

矣定乃正字之誤正讀爲政七法篇曰朝無政是也

王氏未訂又以七法篇參考則此文尚有錯誤當作

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朝無正則賞罰不明賞

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方輿七法篇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文義相合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

樾謹按宋本作而獨行當從之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强以制

樾謹按尹注曰有制則强可縱然縱字殊爲無義當讀爲從襄十年左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强以制謂有制則强可服也古字縱與從通論語八

侈篇從之何晏集解曰從讀曰縱人知從之可讀縱而不知縱之可讀從斯莫得其解矣

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

樾謹按疑當讀爲礙廣雅釋言曰礙閡也旁通而不礙言無隔礙也尹注曰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以本字讀之則與旁通之義不貫矣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樾謹按此本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盡而不意故能疑神與下文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一律後人不達疑神之義

而妄增不字尹注曰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則神字與不能疑不相連屬其不辭甚矣

利適器之至也用敵敎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敎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

樾謹按諸敵字並當作適利適器之至也用適敎之盡也尹注曰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敎練之盡是其所據本作用適不作用敵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敎者不能用適即承上二句爲文乃用適誤作用敵尹注遂曰器旣不利敎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望文爲說而

不亡　檢上文何也今本因下作用敵遂并用適敎之盡也亦改作用敵則又非尹氏所據之舊矣宋本尚不誤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樾謹按出入異塗卽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故足以傷敵尹注反云爲敵所傷誤矣

不廣閒 大匡

樾謹按廣者曠之叚字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楊倞注曰廣或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是其證也不廣閒者不曠閒也

詩何草不黃篇毛傳曰曠空也空與閒義正相近尹注曰廣求閒安則增用求字矣

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檝謹按尹注曰二公子謂諸兒子糺然上文曰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既云事未可知安知齊國之必屬諸兒子糺哉二疑三字之誤齊僖公止此三子更無與人故曰非此三公子將無已也

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檝謹按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尹注曰更

有所立不濟而死則增出死字矣疑管子原文本作奉所立而不廢上文云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此卽所謂奉所立而不廢涉上文事將不濟句而誤作不濟則不可通矣

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

樾謹按兩君字竝指僖公言夷吾爲君之臣則將承君之命爲社稷宗廟之計不爲子糺一人死也尹注曰言已立君臣之義誤以君臣連讀失之

賢者死忠以振疑

樾謹按振通作挋儀禮士喪禮挋用巾古文挋作振

是也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是拒與拭刷同義此云拒疑謂拭刷其疑也作振者叚字尹注曰振救也未得其旨

今彭生二於君

樾謹按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

櫆謹按反乃彼之壞字當以公若先爲句彼恐注恐焉爲句彼謂施伯也尹注云若先反管仲是其所據本已誤

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

櫆謹按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故尹注云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也莊子齊物論篇誰獨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並用且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而未引此文故爲說之

名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樾謹按及乃友字之誤言名忽雖不得衆然其一二死友亦足以圖我矣故下文管仲之言曰朋友不能相合摎疋釋桓公此疑耳

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糺也

樾謹按祿讀爲錄謂領錄其政也尚書堯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鄭君注尚書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之說不合然管子書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尹注不知祿爲錄之叚字而云空食齊政之祿夫食齊政之祿不可言祿齊國之政足知其非也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

樾謹按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即上諾而申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樾謹按尹注讀不字絕句解曰以臣之意則不與君

同此說非也葢此文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用不而卽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使之也

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樾謹按尹注於臣字絕句解曰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夫慰問病臣雖亦盛德事然何與霸業乎且病臣又何罰之有此文問字疑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卽其例也當讀國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言國家罷病臣願有賞無罰以寬之也下文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曰諸行之管仲賞於國君賞於諸侯按賞於國者承
此文而言也賞於諸侯者承下文諸侯之禮而言也
蓋此兩節國與諸侯分言下又合幷而言之耳

衛國之教危

樾謹按危當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
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
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古字通也衛國之教危謂其政
教詭譎尹注以高危釋之非是

啓邑之教好迺而訓於禮

樾謹按迺當讀爲爾說文㸚部爾麗爾猶靡麗也然

則魯國好爾謂麗爾也正靡麗之意尹注曰邇近也未得其義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

樾謹按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人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先致者先至也致與至通

戰於後故敗狄

樾謹按戰上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尹注誤以後故連讀解爲地名非是

斬孤竹

樾謹按斬讀爲擲文選長楊賦麾城擲邑李善引蒼頡篇曰擲拍取也擲孤竹猶取孤竹尹注謂斬其君則當云斬孤竹之君矣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樾謹按此卽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葢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卽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君當爲羣其說非也
乘馬篇曰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又云賈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工治容貌功
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君臣與官賈官工並稱
則君臣猶言公臣耳襄二十九年傳公臣不足取於
家臣古君公通稱則公臣君臣亦得通稱又問篇曰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義亦同此古葢自有
君臣之稱未可臆改也

令一人爲負以車

樾謹按尹注曰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然正

文明言人爲負注乃云車爲負義不可通尹氏特疑
車非人所能負故曲爲是說耳今按車乃連字之誤
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
此云負連猶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
輂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輂作服𨏥是其證也連
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𤻮者令人養
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
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樾謹按尹注曰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

當者罪之夫既爲供客之禮又何不當之有且義數連文亦不可通義疑羨字之誤七臣七主篇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王氏念孫謂義當爲羨正與此同有所溢於正數之外是謂羨數費羨數而不當是妄費也故有罪矣

又多不發起訟不驕

樾謹按尹注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於句讀未審也當以起字絕句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劃可證此文發

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
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爲
矯國語周語曰其刑矯誣韋注曰以詐用法曰矯是
其義也下文云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字絶句其
下又云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衍而字奪起字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 中匡

樾謹按請致仲父者欲仲父就己飲酒也仲父猶仲
甫夷吾之字耳尹注曰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
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此說非是葢自毛
公解尚父爲可尚可父鄭君亦以尚父爲尊稱後人

因疑仲父之稱猶尙父之比故有此說不知尙父亦
字也初非尊稱說詳羣經平議
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樾謹按與讀爲預一切經音義卷六曰預古文作與
是也公預管仲父而將飲之猶襄十四年左傳曰衛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也戒與預其義相近
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
樾謹按萃當讀爲猝言由來者漸非起於一朝之猝
然也尹注讀如本字而訓爲萃集非是
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小匡

樾謹按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云鮑叔之仁下云其智正以仁智並言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葢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改之不足爲據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

樾謹按與以二字傳寫互誤當作以魯與戰言以魯國之師與齊戰也能字義不可通管仲以魯師與齊戰豈反使魯敗乎能當讀爲乃以魯與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爲也能與乃聲近故得通用淮南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能作

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

乃作能竝其證也

功足以德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擻謹按足乃定字之誤言鮑叔相小白而得國管仲

奉公子糺以魯與齊戰而敗此非人事有優劣乃由

小白得天而公子糺失天也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

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定與足字形相似

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

正作定可證也若依尹注說此文違戾甚矣

糞除其顛旄

樾謹按尹注解顚旄之義殊不可通據國語作班序顚毛韋昭注曰顚頂也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然則此文糞字疑龔字之誤糞篆文作龔與龔字相似故誤也龔卽今所用頒賜字亦或以班爲之是故管子書以龔爲班亦猶他書之以班爲龔也除乃敘字之誤敘與序通龔敘卽班序也龔誤作糞後人乃改敘爲除以求合其義而不知其不可通矣

以待時乃耕

樾謹按時字絕句乃當作及字之誤也及耕二字屬

下爲義齋語作及耕深耕而疾耰之是其證惟齋語
時下有耕字似爲衍文當據此刪
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樾謹按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
矣因俗書總字作揔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無坐抑而訟獄者
樾謹按坐當爲挫言人有挫折屈抑則妄訟若無是
而訟是好訟也故必有以禁之尹注謂其人自無所
坐而被抑爲訟者非是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樾謹按政乃征之叚字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是其證也尹注非

存魯蔡陵

樾謹按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鄢陵疑此文蔡上奪築字陵上奪鄢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鄢陵又爲一事

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

樾謹按南字當在鄭字下管子原文本作割越地據宋鄭南征伐楚今本南字誤移在上則征伐楚何不成義矣齊語作遂南征伐楚其明證也

制泠支

樾謹按制乃㓡字之誤齊語作㓡令支韋注曰㓡擊也

遰跜而箠者扈巾

樾謹按筮即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莖是其證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類

而蓬蒿藜蘿並興

樾謹按蘿乃穫字之誤即藋字也莊子徐无鬼篇藜藋柱乎鼪鼬之逕釋文曰藋本或作穫

⿰木麕載而歸

樾謹按⿰木麕字當從禾即稛字也說文禾部稛絭束也從禾囷聲此作⿰木麕者又變從麕聲麕字亦從囷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從木非是

掊夏

樾謹按齊語作負夏古字通也尚書禹貢篇至于陪尾史記夏本紀作至于負尾則其例矣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

樾謹按尹注曰言何功而不成然正文止有何功二

字乃增益其文曰何功而不成殆失之矣據下文管仲請立隰朋爲大行甯戚爲大田用王子城父爲大司馬賓胥無爲大司理東郭牙爲大諫而繼之曰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在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然則此文疑當作甯戚隰朋王子城父賓胥無東郭牙所謂五子者指此五人不數夷吾明桓公所以霸者皆由其相夷吾之力若止用此五人者則何功之有故下文曰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齊桓明君夷吾察相兩相得而成霸功非由此五大夫矣傳寫奪王子城父又誤東郭牙爲鮑叔牙與後文

五子不食遂并數夷吾爲五子而何功之義不可解矣管子此篇多與齊語同蓋本齊國史之文齊語未去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自是當時公論爲管氏之徒者取其文入管子書則獨歸功於管仲而他人不與焉以其書固管氏之書也今本錯誤大非其旨矣

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樾謹按尹注解田莫不見禽爲其田必見禽此非其也田乃日字之誤莫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則五子者在矣

樾謹按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當從之

此作在者涉下夷吾在此而誤

諸子平議卷二